

## ● 故事

## 三代人的阅读

魏亮

我的父亲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他的外公曾是十里八乡著名的私塾先生。父亲耳濡目染,从小就爱看书,可惜那个时代农村书并不多,小时候,我常听父亲讲故事。听他说,他小时候在河边草地里放牛,自顾看起小人书来,不料牛挣脱绳子踩坏了别人家的禾苗,我爷爷知道了,骂了他一顿。但这件事丝毫没有阻止父亲阅读的热情。70年代初,父亲顶爷爷的职,进了城市国营工厂当学徒工,闲时还经常去工厂图书室借书看。

上世纪80年代,我跟父母亲住进了城市筒子楼。那时我在工厂的子弟小学上学,却对学校旁边书摊上的小人书极感兴趣,但因为没有零花钱买,只好放学时在小摊上“蹭”书看。小人书图文并茂,比教科书有趣多了。《小兵张嘎》《渡江侦察记》《乌龙山剿匪记》《和尚鲁智深》等是我最爱看的,常常看得入迷,手不释卷,忘记按时回家吃饭。

有一回,我看小人书入了迷,父亲下班后见我未回家,怕出了什么事,匆忙跑到学校来找我。看到我在路边看小人书,一向严厉的父亲并未责骂我,只是让我挑了几本喜欢的小人书。我挑了七八本,不到两块。我捧着自己喜欢的小人书,高兴地和父亲一起回家吃饭。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我对阅读书籍更加渴望。父亲工厂里有间图书室,职工都可以借书,借书周期为一个月。父亲见我喜读课外书,每次便从图书室借一两本书给我阅读。工厂图书室借的书都是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岳飞传》《杨家将》……我都一一认真阅读了。有时时间紧,我担心到归还期还不完,常常挑灯夜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初步认识,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长期阅读文学名著,是有收获的。当我的作文屡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全班朗读点评时,我的内心是很高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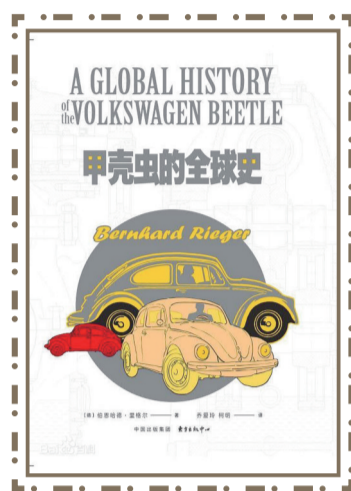
阅读的爱好牵动着写作的爱好。从高中开始,我就投稿至一些报刊杂志。虽然往往石沉大海,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直到大二二年级,我的处女作终于发表在本地一份报纸上。收到报社寄来的样报时,那一刻,我是多么地激动。我的纸质稿件终于变成了铅字。后来,我从师范学院毕业,顺利地走上了教师岗位。工作之余,我仍离不开阅读,阅读扩展视野,丰富知识内涵,对我教学和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耳濡目染之下,我儿子也迷上了阅读。周末我常带他去市图书馆看书。我常给儿子讲名著中的故事。有时,儿子听故事入了神,我讲完了,他还沉浸其中没回过神来。儿子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他的习作也经常当范文在班上朗读。每当这时,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我的内心是自豪的,为儿子的成长进步而自豪。

如今,我父亲已退休十余年,仍保持着看书读报的习惯。他常讲,阅读使人精神充实,活到老,学到老,人生才有意义。可以说,阅读是我家三代人的共同爱好。值得一提的是,前年,我家还被市文广新局评为全市“书香家庭”。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习,是一个民族永恒的精神追求。“勤阅读,读好书”则是我们家庭的精神追求,这个好习惯,我想会世代传递下去的。

## ● 读史



作者:伯恩哈德·里格尔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译者:乔爱玲/柯明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人们为什么对甲壳虫不舍?  
——读《甲壳虫的全球史》

刘英团

再见,甲壳虫(Volkswagen Beetle)。2018年,德国大众宣布生产完最后一批5961辆“甲壳虫”后将正式停产,最后一辆下线的“甲壳虫”留在墨西哥Puebla博物馆展出。2019年7月10日,最后一辆“甲壳虫”驶离生产线,这款长达80多年辉煌历史的汽车被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小可爱”彻底和“虫迷”说“再见”了。“史”之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溯“甲壳虫”的悠久历史,我们依然可以在哈格利商业史奖作品、德国当代著名学者、荷兰莱顿大学欧洲史教授伯恩哈德·里格尔的《甲壳虫的全球史》中,感受到甲壳虫的“经典”之美。

## 初代“甲壳虫”亦称“大众汽车”

经典落幕,传奇不灭,“甲壳虫”不仅仅是一款车型的名称,更是一种文化、一个汽车历史上的丰碑。

“这款汽车将为数百万低收入的新客户敞开门。”伯恩哈德教授开篇点题。1938年,初代“甲壳虫”(即“大众汽车1型”,Volkswagen Type 1)正式量产下线,承载众人期待,这款被《纽约时报》杂志称之为“一只可爱的小甲壳虫”形状的汽车一举成为“民众之车”(亦称“大众汽车”),“使百万大众实现了拥有私家车的梦想”。这是一个分水岭。1920年代之前,汽车昂贵的造价及高额的维修费用,使得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机会使用。在这之后,“甲壳虫”遍布全球。

在一个充斥这日常用品实用性的世界里,能激发起相对大众汽车那种情感的商品实在不多。几十年来,“甲壳虫”这一编号为大众对这款汽车的钟爱给予了重要的提示。“观察者从一开始就对甲壳虫汽车的臭虫形状、圆形轮廓给出了评论。这些特点在一个棱角形的汽车世界里,赋予了甲壳虫汽车一种独特的、即时可识别的外观。”伯恩哈德认为,许多全球性的物品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归功于这些物品的灵活性,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新的意义的能力。我比较认同伯恩哈德的观点,“甲壳虫”汽车对许多国家的适应能力几乎是无限的,“当这款汽车在不同地方引发截然相反联想时,它的适应性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 “小可爱”曾被纳粹改装为军车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家,甲壳虫Beetle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甚至被视为特殊的“文化标签”。

任何事物的诞生都有“源动力”,意识形态驱使纳粹做出了“民众汽车”的规划,KdF(Kraft durch Freude)的官员把“民众之车”视为一项“社会工程”,甚至发起了一场汽车公关风暴。除了发行特种邮票和邀请记者试驾外,KdF还在办公室、工厂、展览会、宴会和汽车赛中展示样车——1000马克就买到一辆汽车诱惑27万人在KdF开设了储蓄账户——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我们不

能以今天的私家车保有量去审视历史。一声炮响,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这款“民用设计”却完全具有军车的机动性、可靠性和坚固性的“甲壳虫”被改装成了军车。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著名汽车设计师、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先生终于可以专注于民用汽车的设计生产。经过一系列“历史性洗车”,“大众汽车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的突出地位而在联邦德国获得了稳定而广泛的主题标志性存在感。”

“欢乐带来力量(KdF)”,始于梦想的“甲壳虫”再度燃起“全民轿车”梦。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大众汽车在联邦德国的道路上无处不在,满足了人们长期以来对私家车拥有权没有得到满足的渴望。大众汽车制定了国家汽车标准,并转变成远不止联邦德国经济复苏的一个指标。“它的技术特性,即公司一直寻求改进的技术特性,体现了国家复兴的价值。”伯恩哈德认为,大众汽车在第三帝国的根源并没有妨碍其标志性的战后形象,“甲壳虫”的成功亦证明了联邦德国优于纳粹。

## 不只是商业史也是社会史

“甲壳虫”成为传奇经典还离不开“本身自带的一种年轻积极的特质”以及“初心的坚守”。在整个汽车市场是很少见的,我把它称之为“传达情感”“表达个性”。正如伯恩哈德所言,“联邦德国公民找到了无数的方法来表达对汽车的情感。”如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不仅把自己和汽车的关系比作“夫妻”,说“汽车是他(她)更好的另一半”,还直言“汽车和老婆概不外借”。许多驾驶员与一个“拥有行为”建立一种深厚的情感依恋,或者精神支柱,这确实让人震撼。

致敬“甲壳虫”。对只能相见博物馆,有车迷叹息:“钱没赚够就停产。”更有人坚信,“终将一天还是会再生产。”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车型之一,虽有瑕疵却不掩瑜,两千多万辆的销量足以说明人们对“甲壳虫”是真实的热爱。在《甲壳虫的全球史》中,伯恩哈德教授不仅追溯了大众“甲壳虫”起源和发展历程,还揭示了工业技术、威权政治、文化意志、民众心理等在促使“甲壳虫”成为“全球偶像”中的作用。我认为,“甲壳虫”之所以从代步工具发展成为精神的寄托与文化的象征,除了汽车的金属质感和交通工具的属性,更因为有一种“甲壳虫”精神,升华成精神上的一种追求。故而,这“不只是一部甲壳虫的全球史”。正如译者之一、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乔爱玲所言,“书中所涉及的那段与甲壳虫汽车兴衰过程密切关联的、历史上又绕不过去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迁,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引发的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都会令人不由地产生一种置身于彼时彼刻的历史河流之中,全方位地体验这段历史所发出的冲击力的感觉。”



## ● 读后

## 这位晚唐的诗歌巨星

刘敬

说起李商隐(义山),好像稍微识得几个字的人,张口就能吟诵出他的一些名句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等。没错,正是这位晚唐时期的诗歌巨星,给国粹唐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然而,在美诗与美名的背后,又站着一个怎样的李商隐?诗歌可以“无题”,人生必须“有解”。我们不妨翻开作家张诗群的新著《锦瑟华年是情痴——李商隐诗传》,去探幽,去寻“秘”,去感受。

简而言之,作家以清新雅致的笔调,清丽唯美的文字,为我们描述了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那坎坷相伴且忧郁盈心的一生。同时,对其在不同人生阶段里的诗作,尤其是“无题诗”,予以解谜式辨析赏读,引领读者穿越千余年时光,一起去深入感受那颗浪漫多情而又悲愁难寄的诗心。

谁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国泰民安或战乱频仍,蓬窗陋室或豪门大厦,落地生根,命由天定。李义山当然也不例外。但唐朝,本就是一个奇异的时代。盛唐自不必言,中唐暂也不论,纵是繁华难掩虚衰的晚唐,具倾颓的身姿,凋残的背影,终究因了命运多舛、忧伤难拂的李商隐,以及他扑朔迷离、直入心魂的一首首《无题》诗而幽寂地闪烁着绮丽的曙光。

义山是一个谜。被误解,被曲解,被猜度冷落,被讥嘲怨憎,都是他生命的常态。不是没有抗争,不是没有挣扎,然而,因了误陷“牛李党争”的漩涡,因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义山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化成了无法言说的惘然记忆。毕竟,晚唐虽是风雨飘摇,若一棵枯枝朽干、千疮百孔

的老树,但终究形高影大,义山这只小小的时代的螻蛄,或曰蚍蜉,除了望“树”兴叹,又如何撼得动分毫?况且,那老树自始至终被一批势强业大、位高禄厚的“苍鹰”与“枭鸟”所占有,有所守护,就像家犬守着一根腐烂的无肉的断骨。进无可进,退无可退,红尘十丈,惟我彷徨——义山只能转而求诸内心,把一腔悲情一怀愁绪付与纸笔,诉相思,表衷情,隐晦还曲折,无题胜有题。

“有些文字,要等到岁月堆叠到一定程度才能看懂;有些事情,要等到生命有了一定厚度才可以厘清。”张诗群如是感言。是的,读李义山不仅需要岁月的积淀,更需要思想的广博与厚重,目光的澄明与穿透力。如果说,诗仙李白是纵酒放歌抒豪情,诗圣杜甫是美意沉情忧社稷,那么,末世才俊李义山则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今后世读者循着他悬念连连类转蓬的人生轨迹,去细品那一路散溢的幽若兰馨的诗歌的芬芳——秦阳,洛阳,长安,兰台,永乐,桂州,东川……直至锦瑟无端,情无凭依!

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李商隐。作家能独辟蹊径,“褪去感性泛滥的浮沫,于精美中现出理性思辨的光芒”,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义山,尤显可贵。莫问义山缘何“直道相思了无益”,只要您沿着作家潜心铺就的幽幽小径,漫溯流光,感受到了诗人的“碧海青天夜夜心”,您自会觉出,即便是忧伤的叹息,义山也是那样的逸群绝伦,率心扯肺。



## ● 观点

## 知识需要践行

李剑

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因为学习压力很大,就时不时拿一些课外书和杂志放松。至今,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两本书是《红楼梦》与《论语》。在一些国学经典中,我开始并且习惯在文字中思考人生的价值。今后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想要一种怎样的生活……不同的年龄段,我都有不同的理想和信念。

那时,我的理想是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体悟到的感受,做自己想做的事,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达到生活的一种状态。

七年前我开始喜欢上了户外运动,再与大自然一次次接触后,我的心灵得到了洗礼和净化。我似乎更加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含义——知识需要践行。

记得第一次在四川登“四姑娘”雪山时,刚开始对登顶是抱有必胜的信心。但随着海拔的升高和时间推移,我的意志力就逐渐被削弱,因为身体如同行走在地狱一样,百般煎熬。也亲眼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我在现实面前打起了退堂鼓。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信念,如同丢弃了灵

魂,再也没有坚持下去的意志力和拼搏精神。还好,有同伴的不断鼓励,才坚持走到雪山下的营地。刚到营地浑身燥热,我随意将自己的外套脱去,但没想到随即吹来的一股寒风,令我一个冷颤后就感觉到浑身冰凉。当时,死亡似乎我身体里徘徊,我无比恐惧!还好,有经验队友给我吃了感冒药和高反药,我才化险为夷。

人必须得经历过什么,才会懂得什么。看到,听到社会上关于人们越来越脆弱故事,我愿用自己的笔唤起人们的勇敢和善良,看到更加向上、向善的力量。换一种眼光,我们的生活处处是风景。

我曾通过公益活动结识了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株洲轮椅女孩。纵然她身体残缺,但靠自己摆脱了生活困境,还帮助更多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障碍。很多书、很多人、很多事触动了我。阅读的积累和生活的践行启发了我的创作。在我虚构的故事里,两个不同单亲家庭的女孩,最后走出内心的浮躁,找到了青春的自我。

最后,我想说写作是一种积累,是阅读的积累,更是践行的智慧。

(图片来自网络。)